

1302

要 目

知青话当年

难忘乡亲情

史海纵横录

建瓯文史资料





总体策划：卓吉卿

林守良

主 编：许友泉

封面设计：刘曙明

目 录

●知青话当年

情系第二故乡.....	洪 伟 (1)
初到芝城.....	杨年春 (4)
山村的磨炼.....	郑瑞华 (7)
山村的九月.....	陈祥龙 (11)
“插青”漫忆	王维平 (15)
龙北溪村.....	王和平 (19)
莲花缘.....	林剑生 (21)
岁月有痕.....	高学冠 (23)
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	张 鼎 (25)
难忘的知青岁月.....	林 文 (27)
寻找故人.....	叶碧玲 (33)
我的生产队长.....	严 飞 (34)
圩日的变化.....	郭增榕 (36)
一双草鞋.....	林剑生 (38)
返乡路上忆下乡.....	唐树灿 唐树贤 (39)
欢乐夜校.....	南 强 (44)
回忆党城七队知青集体.....	曾澄清 (47)
上山下乡生活回顾.....	周笑燕 (52)
自己改善住居条件.....	唐树贤 唐树灿 (56)

●难忘乡亲情

- 高山流水难阻故乡行……………詹魏琴 梁敏峰 (58)
- 知青路……………琬玲 惠平 俊华 瑞琴 (60)
- 一位知青老房东的回忆……………任路 钦华 (62)
- 小桥流水话真情……………周建华 范爱娟 (64)
- 小国梁难忘乡亲救命恩……………曾善阳 任康生 魏苑平 (66)
- 临江仙·六阕……………徐恭宜 (67)
- 不忘青春岁月 奉献第二故乡……………迪口镇政协联络组 (69)
- “小桥西边”不了情……………范小辉 詹魏琴 (71)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记略……………林桂芳 (73)
- 福州知青六六大顺……………江明星 (78)

●史海纵横录

- 一场震惊八闽的死亡线上的战斗……………李挺桢 (81)
- 瓯水支前公路的修建……………徐志耀 (88)
- 璀璨的建瓯旅游业……………欧章 晓萍 雪浩 (91)
- 名校之花创辉煌……………石 勋 (96)
- 记南雅伤兵医院……………林桂芳 (99)
- 众心铸就幸福路……………吴文 元华 (101)
- 农村文化网络的建立与发展……………莫庭贤 (106)
- 构筑跨世纪的钢铁通道……………林 杰 (111)
- 众志成城战洪魔……………欧 旭 (117)
- 中国竹子之乡(建瓯)略记……………林桂芳 (124)
- 后记…………… (130)

情系第二故乡

● 洪 伟

前年暑期，我带着正在读高中的儿子来到了阔别27年的第二故乡——建瓯市南雅镇鲁口村仇坑自然村，向儿子讲述自己当年当知青时的劳动、生活情景。艰苦的生活可以磨炼人的意志，希望儿子从中能得到一些启迪。

1969年10月，我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从福州来到闽北偏僻的仇坑自然村插队劳动。

插队劳动的第一关是生活关，我到仇坑村后被安排住在房东范立少家，受到热情接待。严冬将临，房东叫我到田里挑回稻草，晒干后打一床草垫，现在的年轻人睡席梦思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他们的父辈当年为了打一床草垫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我听从房东的建议，到田里捆好一担稻草往房东家里挑。走惯了城市大马路的我走在田埂上，步子就迈不开，一步三晃，走不到两步就摔倒在烂泥田。争强好胜的我，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往前走，连摔了几跤，终于把稻草挑了回来。房东看着象猴子的我和沾满泥土的稻草直摇头，这些稻草打床垫是不行的。后来房东送给我两挑干净的稻草打一床草垫，冬天睡的问题才得以解决。艰苦的生活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现在我还经常跟我的学生讲，艰苦的环境可磨炼人的意志，增强克服人生道路上各种艰难曲折的毅力，有利于人的成长。回忆当年插队生活，我白天是强体力的劳动，回到住地时精疲力竭，经常是先喝一杯糖开水后才有精神去做饭，菜是自己种的，有时房东还送来腌芋子、糟菜等，3年的插队生活就是这样过来的。

房东范立少是位劳动能手，能挑 400 斤重担，样样农活都精，特别是犁田，是村里有名的一把手。我跟着他劳动，学会了不少农活，插秧、犁田等，样样拿得起，放得下。由于我吃苦、为人正直，生产队的社员都信任我，推举我当生产队粮食仓管员、兼晒谷子。当年在农村生产队，粮食仓库管理员是一份人人眼馋的工作，只有得到全生产队社员信赖的人才才有资格担任。

在村里，我的人缘好，每到社员家里，他们都把我当亲人接待，村里的年青人也喜欢到我住处串门、拉家常、代写书信。乡亲们的纯朴感情使我感受到了在它乡插队的亲情。同时，我更觉得有责任帮助他们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儿坑村的后山有大片大片的阔叶林和矿山资源，传说黄巢起义的部队曾在这里烧木炭炼铁锻造兵器。1958 年大跃进年代儿坑村还建起炼铁厂，利用阔叶树烧木炭大炼钢铁，阔叶林资源破坏严重。我插队那时农民还是以烧木炭卖钱的方式利用阔叶资源，经济效益差。当地还有浙江龙泉来的菇民，伐倒阔叶树，在树干上点种香菇，浪费资源，收益也不高。而利用阔叶树的段木种白木耳在我省其它地方已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儿坑村的农民却不了解这个信息，也没有种植白木耳的技术。我对这种现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就利用回福州探亲的机会，从省城买回《白木耳栽培》、《养蜂》等实用的农村科技图书，向村里的农民们宣传科普知识，宣传种植白木耳的种种好处。利用阔叶树烧木炭实在可惜，既使加工成家具，附加值也只有 1:2.5，而利用阔叶树栽培白木耳，附加值可提高到 1:6，我鼓励乡亲们利用阔叶树栽培白木耳脱贫致富，儿坑村还流行一家一户在家里养蜜蜂的习惯。他们热土难离，守在家乡，养蜂的收益也不高。我深深地感到，要改变儿坑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当地农民的一些陈旧观念必须改变，文化素质必须提高，科技知识必须普及。我就尽自己的能力，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1972 年 2 月，我被乡亲们推荐到福建师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建阳师范学校担任教学工作。1978 年调到福建林学院工作，从助教干起，一步一个脚印。职称上由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行政职务上由系副主任——教务处处长——副院长——院

长。并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离开了仇坑村后，我心里总惦记着那里的父老乡亲，多次邀请老房东到家里做客，了解仇坑近年来的发展变化。福建林学院的科研成果锥栗低产改革技术在建瓯市水源乡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后，我不忘仇坑村的乡亲，鼓励、帮助他们发展锥栗，希望他们尽快走上小康之路。

3年的插队生活我跟建瓯市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我主持林学系工作时就与建瓯市房道乡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与建瓯市合作建立房道乡万亩毛竹丰产示范林获得成功，同时还组织系里的专家教授深入林区竹乡举办毛竹丰产技术培训班，有力地推动了建瓯竹业的发展。科技兴竹工程辐射到全市、全区乃至全省，推动了全省竹业的发展。为了推广科技兴竹，在1984年我和师生一起深入建瓯市房道乡进行毛竹开发调查，帮助该乡编制毛竹低产改造与开发的规划；在“建瓯万亩毛竹丰产示范林”课题实施过程中，我与建瓯市林委合作的“毛竹高产机理及应用的研究”获省政府1996年科技进步三等奖；与省供销社合作的“毛竹丰产体系及其应用推广的研究”获国家教委1996年科技进步三等奖；“毛竹产量新模型的研究”1994年获林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这些科研项目都是为解决科技兴竹工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而进行的。1995年，我还与其他教师一起研制成功高效多功能毛竹增产促进剂——富神 HZB 毛竹增产素，1996年毛竹增产素被列入省农业科技重点推广项目。科技兴竹工程现在成了建瓯市山区农民奔小康的富民工程。这也可以说是我对第二故乡——建瓯市的一点回报。

（作者1969年从福州到建瓯县南雅公社插队，现为福建林学院院长）

初 到 芝 城

● 杨年春

20多年前，芝城山乡一个平常的夜晚，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村民早已进入梦乡。在建瓯县高历大队大队部，楼上简陋的礼堂中央临时拉起一块布帘，地上打地铺分别睡着20多个学生娃。这是被“上山下乡”洪流席卷而来的一群福州知青，我是其中一员。

月光透过高大的窗棂洒进几许清晖，水样的冰凉。风吹打着树叶，“沙沙”声；草地里传出此起彼伏的蛙鸣声；远处不时传来几声犬吠，构成了乡村特有的静谧。这是下乡后的第一个夜晚，同学们全无睡意。

紫菱是带着妹妹紫清一起来的。那年，妹妹才8岁。这对姐妹的父亲是福州一所中学的教师，饱读诗书且嗜书如命，在“破四旧”的熊熊火光中，平生收藏的好书悉数化为灰烬，久病的父亲一急之下撒手人寰，母亲投了河，仅仅四个昼夜，她们成了孤儿，也许是想起悲凉的身世，紫清开始小声饮泣，哭声细小而微弱，在暗夜里弥漫，撞击着众人的心扉。一会儿，女生铺上犹如大雨滂沱，哭声一片。男生则辗转反侧，唉声叹气。那一夜，我腮边挂着泪珠不知啥时睡着的。

浩浩荡荡赴建瓯插队的大批人马，沿途按编队被安置到建瓯小松公社各大队，我们最后一行10人却落脚在与建阳交界的最偏远的一个小队——高历村。这是一个只有8户人家的小山村，村里没有广播、报纸，甚至没有时钟，信件要翻山越岭几十里到大

队部去取。房东老太太告诉我，她一辈子没有去过县城，城里是啥样都不知道。当时我以为：自己也永远走不出这寂寞而又贫瘠的小山村了。

几天后，在生产队长陈世灿及几位支委的帮助下，我们把“家”安顿好，就准备过年了。

“公社里住着许多‘造反’的知青！”这消息是由村里一个去公社赶圩的村民带回来的。“造什么反？”原来，小松公社方圆几百里，分成十几个大队，靠近城镇的大队是平原地区，土地肥沃，交通方便。离城镇越远越是深山老林，安置到偏远大队的知青都要求重新分配到好一些的地方去。这消息犹如给我们注射了一针兴奋剂，几个人商量后，当即决定“走”。离开小山村时，淳朴敦厚的队长送我们到村口小山坡上，我们走了很远、很远，还可以看到村口小山坡上，我们走了很远、很远，还可以看到他瘦弱的身影。

进村时，是队长带着村民把我们接进村的，那时，行李是农民挑的。现在，要把一大堆行李搬到公路上，对于我们这些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城里孩子来说可就犯难了。就是抄近，也要走10里山路，再翻过一座山，才能到达公路。我们像蚂蚁搬家一样，先是几个拎、扛、抬，留一个人看余下的行李，然后，前面再留下一个人看行李，其余的人立即再返回搬，静悄悄的山道上，山风似乎凝固了，群山也俯首默默地注视着来来去去疲惫不堪的身影。

天黑了，我们终于到了公路边，路边刚好有一间空房子；成了当晚我们的栖身之地。

当我们被冻醒时，已是晨曦微明。把行李搬到马路边，开始拦车。那时，没有到公社的公交车，就是有，我们也没有钱。看到远处装载木头的卡车来了，女同学就站在路边拦。拦了一辆又

一辆，个个司机都是一按喇叭飞驰而过。也难怪，在那荒无人烟的地方谁愿意麻烦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饿了，还有些米，垒起三星灶熬成稀粥，拌盐巴吃下。肚子没有油水，饥肠辘辘的男生向明创了一餐吃下八碗稀饭的记录。夕阳西下了，还是没有拦到车，怎么办呢？只好豁出去了——当远处又驰来一辆货车时，我们10人手拉手连成一排站在马路中间，这“壮观”的场面让司机惊讶又气愤。车停下了，司机探出头来怒吼：“你们不想活了？”同学们围上去，可怜巴巴地请求着，好几个同学拿出毛主席像章捧上去。那年头，主席像章最时髦了。老司机的脸上终于绽出笑容，同意让我们上车。

只有紫菱姐妹俩坐在司机旁边，其余同学或坐或站在装满大木头再堆上行李的敞篷大货车，此刻更加岌岌可危。车行不久，老天爷也来为难我们，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只一会儿，个个成了落汤鸡。暴雨夹着狂风，大家都冷得瑟瑟发抖。历尽艰辛的搬迁最后划了圆满的句号，我们总算如愿以偿，被重新分到平原大队去。

离开高历村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然而寂寞而又富有人情味的小山村却常常在我的梦境出现，令我时时回味初到闽北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让我体验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杨年春，1969年2月到建瓯县小松公社高历大队高历村插队，后转到小松公社李园大队屯中村，现在民盟福州市委会任职）

山村的磨炼

● 郑瑞华

今年夏季，我受到第二故乡亲人的邀请，参加南平和建瓯市组织的“九八桑梓情，知青第二故乡行”活动，重新回到青春的驿站。当我和我的爱人一同踏上知青武夷专列，我的思乡之情也随着徐徐向前的车轮而不断浮现……

三十年前，我们这批极具时代特征的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手捧红宝书、肩挎绣着“为人民服务”字样的绿色军用包，喊着：“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的口号踏上了这趟车。几经辗转，当汽车载着我们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颠簸着。我们的心也随着震荡起伏。山上有山、山下有山、山外还有山，我终于来到了人称为建瓯的西藏——龙村公社目的地插队落户。

在这里，正逢寒冬腊月，寒气袭人，贫下中农敲锣打鼓迎接我们。他们穿着单薄的衣裳，怀揣火笼。甚至还见到一、二个老大爷梳着满清时代的长辫子。摆在面前的偏僻与落后景像和当初想像中的美丽、富饶相距甚远。顿时，我和同学们如坠入五里云雾中，一个个象瘪了气的球哭丧着脸，没有了激情和期望，只有一颗失望、冷却的心。此时此刻热烈的欢迎的气氛丝毫也打不起我们的精神，农民挑着我们的行李在前面走，我和大家只是默默地跟着他们翻山越岭，穿过九曲十八弯，才到达我们落户的小山村——余元村。这里没有电灯，只有松明，大队方圆几十里只有一台手摇电话机，我们就在这样偏僻的小山村里安顿下来。

当我脚踩水田，面对青山，倚着锄柄，遥望蓝天……这难道就是我们插队生活、劳动的地方吗？多少年不知道，五年、十年、

二十年、一辈子，乃至在这里当祖宗，子子孙孙在这块土地上生息？我们不敢想。没有了理想，没有了憧憬，只有茫然和失望。就在我们感到最痛苦和失望的时候，是这里善良、纯朴的乡亲帮我们树起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记得在这里过的第一个春节。人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腊月三十我和同学们同时接到家信，思家之念倍感难过。女同学们躲在宿舍里大哭。这时候，乡亲们捧来了自酿的红酒、香喷喷的年糕、糍粑、腊肉、烩鼠、榛干、杨梅干……给我们送来了浓浓的乡情、亲情，和我们一起过年，吃年夜饭，这是我们在异乡度过的第一个难忘，别有一番情趣的年夜。

每天清早，我们扛着锄头跟着农民下田，傍晚，肩挑木柴回家，晚上聚在生产队仓库评工分，虽然我们每天只评4分，每分值8分钱，只够买上口粮，所得的报酬虽少，但这却是我们自食其力的开始，也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和不易。劳动中，我们经历了人生最艰苦的劳动锻炼。炼就了在人生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坚韧不拔的意志，也为农村的建设添了砖，加了瓦。1972年，我们所在的村庄里没有一所象样的校舍，孩子们都在四面通风的破礼堂里上课。也没有一条象样的公路。从公社到大队十几里只有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交通不方便，更没有一座照明的电站。集体经济得不到发展。当村里决定修公路，盖学校，建水电站，我们知青积极响应和农民一起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白天修公路、建电站，晚上盖学校。面对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大干苦干的感人场面，我们不顾劳累，经常加班出专栏、办广播，宣传好人好事。看到凝聚着我们用艰苦和汗水而相继建成崭新的宿舍，简易的公路，带来光明的水电站。我们和农民都笑在脸上，甜在心里。

艰苦的磨炼，共同的汗水渐渐地使我们思想感情起了质的变化和农民之间的感情日渐融洽。田间埂头，我们互学地方方言。农家桌前互相侃谈趣事，业余时间共同组织文艺宣传队，知青和农民同台表演“红灯记”“沙家浜”等文艺节目，知青扮演“铁梅、李奶奶”，农民扮“李玉和、胡司令”等，到各村庄巡回演出。在生活中，我们和农民宛如一家，亲密无间，我们时常得到乡亲们

的嘘寒问暖，无微不至的关怀。记得那一年，山区疟疾病盛行，我也难以幸免染了病。一次我发冷时，浑身口罗嗦，四、五床棉被压在身上还无济于事；发热时，大汗淋漓，浑身发烫，几经折腾，显发急性胃炎。乡亲们知道后，连夜用板车推着我翻山越岭十几里到公社卫生院看病。回村后时常给我端汤送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同样，我们也把乡亲当作亲人，每次回家，带他们到福州作客，让他们见世面、开眼界。

1972年以后，这里的知识青年通过各种关系陆续回城，进工厂，没有回去的知青，有的当上民师，为农民传授文化知识，移风易俗，有的当上了赤脚医生，宣传计划生育，为农民救死扶伤。还有的为当地农民传授科学种田的知识。我也在大队当通讯员，做饭、喂猪，什么活都干。1974年，这里的乡亲培养我入了党，还推荐我到集美财经学校学习。

知青生活，酸甜苦辣，有泪水、有汗水、有艰辛、也有收获。

1976年，我从厦门集美财经学校毕业，按我的各方面条件，是可以留在福州工作，但考虑到和我同班同学也一起插队的女朋友作为知青的一面旗帜——山村女教师，服从组织分配留在当年插队的小山村女教师。我谢绝了，组织上的安排，回到龙村工作，在龙村营业所当农金员。1977年“5·1”节，公社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省、地、县领导专程赶来参加。从此，我们在这里成家立业，第二年，女儿也出生在这块土地上。后来，我爱人她作为学区负责人为龙村山区的教育事业继续默默地耕耘着。我也作为营业所负责人为山区的农金事业奔忙，我们的足迹走遍了龙村的每一个自然村。1984年12月，由于工作需要，组织上调我到县支行当行长，1988年调到地区分行当副行长。。1990年调到省分行。在龙村整整工作、生活了十六个年头，在闽北山区整整二十一个年头。

这次又回到第二故乡、回到当年插队的小山村，看到当年的乡亲、房东、老支书他们拥在村口热情欢迎我们。大娘围上围裙，立刻去山上采来榛子，捧出冰糖茶、花生、杨梅干款待我们，关切地询问挨个知青现在生活、工作情况，一幕幕地回顾当年知青

插队的桩桩往事，心情非常激动，看到当年插队的村庄村村通公路，队队有校舍，还建了不少新房，开始走上勤劳致富的道路感到欣喜。得知现在小山村正在逐步走向文明，进而懂得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个根本道理。近几年来，这小小的山村走出了二十多位大中专毕业生，工作在全省各地、各条战线上，非常惊喜和高兴。我深深地体会到知识青年在这里经受了艰苦的磨炼，吸取了农民那种勤劳、朴实、善良、勇敢的优秀品质，同时也为山区播下的文明、移风易俗的种子，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插队这段难忘的时光，不会忘记相濡以沫十五载，养了我们的第二故乡亲人，每当我们工作、生活上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就会回想知青常说的一句话是：有插队这杯酒垫底，还有什么困难和挫折不能战胜？如果说我们今天事业上有些成功也正是从这里起步，没有当年插队的艰辛的苦涩，不会有今天的坚强和成熟，没有当年的磨炼和铸就不会有现在的坚韧和执着。我们现在都已进入不惑之年，尽管大家走过的路不尽相同。但插队这段时光对每个知青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

这次回到第二故乡，知青推荐我当知青联谊会会长，我想我应该尽自己的力量在知青与乡亲，城市与山区之间搭起一座友谊桥。让广大知青都为第二故乡出谋献策。让第二故乡尽快摆脱贫困、走向富路，让广大乡亲过上小康生活，故乡的明天定会更美好。

（作者系：中国农业银行福建分行纪委书记）

山村的九月

● 陈祥龙

建瓯山村的九月，是那样的迷人。瓦蓝的天空，金黄的田野，火红的枫林，浅绿的溪流……这山村九月的景色，在当年，对我们知青来说，并不曾生出多大的诱惑力，倒是那淳厚的乡情，质朴的山民，尤其是那特殊的山村“食风”，以及山里人独特的烹调手艺，叫人久久难以忘怀，以至在梦里还常常回味……

农家九月，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山村食风极甚的时节。这香喷喷的九月呵，山风不时吹来山果的芬芳，不断飘来撩人食欲、充满野趣、叫人陶醉的米酒、糍粑的山兽野猪肉的菜香。

九月，诱人的九月，醉人的九月。知青们最爱山村的九月，理由很简单：有的吃！“民以食为天”嘛，何况那年月的知青们。九月，知青们至少可以捞到三餐“大锅饭”的“油水”。

一说“宰猪早”。谁家在九月杀大肥猪，必定要请全村各户的户主吃“早”，知青们个个都是户主，自然在邀请之列。古建州府地的人吃早饭，叫吃“早”。吃“宰猪早”是特别早的，天蒙蒙亮就开桌，迟了没的吃。这是铁打的老规矩，大概是山里人的习惯，早早吃“早”，早早挑肉到圩场卖，卖完早早回来。这“宰猪早”菜不多，仅四大海碗，“三菜一汤”即卤猪血、红糟煮“刀头肉”、肥肉煨海带、小肠煮米汤，外加一大甑的白米蒸饭，凭你吃饱。这三菜一汤，我最满意的要数红糟煮“刀头肉”。这“刀头肉”看上去肥嘟嘟的，但一点不腻，加上红糟的香味，吃起来又嫩又香，可